

Yq

于晴  
新  
作  
展

断指娘子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于晴新作展



于娘指断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于晴新作展 / 于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06.4

ISBN 7-5399-2346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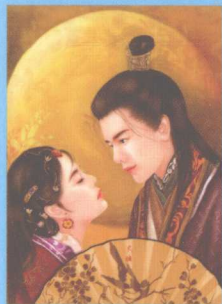
I. 于... II. 于...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  
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4264 号

- 书 名 于晴新作展  
著 者 于 晴  
责任编辑 丫 姐  
责任校对 晴 雯  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 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25  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346-6/I·2219  
定 价 48.00 元(共四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## 序

不土《是非分不清》续之《断指娘子》

每年秋天起，金碧皇朝的内阁首辅东方非，一定会到前任都察巡抚阮卧秋的家，看看那块“浩然正气”的招牌是不是蒙尘了。这一直是他没鱼虾也好的乐趣，直至户部侍郎阮东潜这尾大鱼出现后，他的乐趣开始转移了。

正巧，今年秋风一到，我一本《断指娘子》也该出现了。

看见书名，是否有点眼熟？是，就是《是非分不清》的续集啦。原本去年打算让《是非分不清》成为我人生第一部上下言情小说，但《家佛请进门》意外上下集，促使我当机立断，直接出了一本“斗官”之《是非分不清》，让它断在可称完结又不似完结的一见钟情上，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其实有续集，保证无人在催，这就是避免压力的最佳方法（如果有人早猜出来有续集，那是你太聪明了。）

《是非分不清》讲二人相识过程，但因聚少离多，所以停在一见钟情上，《断指娘子》则是感情进阶。





如果问作者，隔了快一年才写续集，有什么感想的话，那就是一鼓作气写上下，那就真的是“上下”集，读者一定要一气呵成看完才有趣味；作者事隔一年才出现下集，就得考虑到许多环节，为《断指娘子》重新定位才能下笔，最后，与其当它是下集，不如说，事隔一年，我想写并且写出来的是类单元集，读者用不着一气呵成看完两本书。

这就是所谓的写作缘分吧，如果当初没有家佛上下的话，今天的《断指娘子》又会是另一种形态了。

总之，废话不多说。看到这里，应该知道这一本是续集续集续集（呐喊），没看过《是非分不清》，可以暂时先放下这本书（你坚持要先看这本，我也不怕你，我可是放了“最简单的前情提要”的）。

接着，请容作者再说一句——本故事之楔，接于《是非分不清》之尾。

悠闲地来看吧。

《是非分不清》之最简单的前情提要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已经被历史淹没的皇朝里，有一名阮姓少女，为了伟大的志向，买官入朝，成为孟丽君第二。

当朝，有一名英俊邪恶喜爱玩弄人心并注定遗臭万年的大魔头首辅，在察觉朝中竟有骨硬可比金刚石的阮侍郎后，兴奋得夜不成眠，并暗自流了一缸子的口水，想要一口一口咬碎她的骨头，吸食她浩然正气的精气。

虽然他不姓皇甫，但一见她就心痒难耐，很想处处为难她折她的腰断她的后路，让她可怜兮兮地跪伏在他

脚边亲吻他的脚趾——

以上凌辱的场面全在内心推演一遍，并且尽情幻想，但还来不及实施（此为东方非一生之憾也），就有人想抢先折了她的腰，大魔头首辅占有欲极强，震怒不已，于是，就不小心勉为其难帮她几次，因为小草需要发芽茁壮，再狠狠地踩下去，才会令他快感连连。

不料，几年下来，在朝中他们培养了亦敌亦友亦兄亦弟（？）亦父亦女（因为期待她茁壮嘛）亦……

总之，太复杂的感情，令他舍不得放手，不允她养男宠，又不愿她成为他的暖床人（太浪费了），在一次她生死未卜的情况下，大魔头终于承认当初一见她就心跳不已，既想蹂躏她，又见不得她受虐的心情，原来是一见钟情……

所以，站在人间高处的他，宁愿放弃无味的荣华富贵，也要挑战天地间最难得到的东西——这个大公无私的阮冬故所付出的爱情（当然，这又让他兴奋难耐，夜夜计划，巴不得一口直接吞她入腹了）。

故事便由阮冬故诈死之后，降级为平民，与东方非分手为起头的爱情故事——

也可以说是，这是一对未婚夫妻的爱情故事。

当然，还可以说是，东方非得到爱情的故事。







断指娘子

## 楔子

圣康二年，正旦日后才过两天——入夜的皇城寂静无声，连天方止的大雪覆盖了整座皇城，银白无垢的雪地与尽黑的夜色交融，不必仰赖灯笼，皇城之美尽收眼底。

东方府的朱红大门虚掩，淡淡银辉笼罩在前院的妙龄女子身上——

她，阮冬故，十六岁买官，仰仗两位义兄扶持，十八岁顺利入朝为户部侍郎；今年她二十五岁，两袖清风，身无官职。

当日女扮男装入朝堂时，一郎哥已将最坏的结局告诉她——死于奸人所害，死于搅乱朝纲之罪，死无全尸。

她一直早有心理准备。就算哪天一早醒来，身在牢中，她都不意外，所以……现在她能全身而退，不只是幸运，还仗许多人的帮助。

思及此，她摸了摸鼻子，想起今日离京……恐怕得带着包袱离去了。

这个包袱，即是未婚妻的头衔，换句话说，她多了一个未婚夫了。

她偷觑身边的男人，不巧对上他那带点邪味的

风眸。

风眸的主人，长相俊美，平日穿着官服不可一世，狂妄自大，今晚他穿着一身紫黑直裰，年轻贵气又略带点书卷味儿，但明眼人一看，也知他必身居高处之位。

她的上司——户部尚书曾私下提过，在朝为官者，过五年者面目必迅速老化；过十年者头秃身形遽变是常事，唯有眼前的当朝内阁首辅东方非是例外。

他玉面光滑而俊美，皮肤细腻，黑发油亮迷人，她应该说他保养得宜吗？明明看起来近三十而已，但怎么算都觉得他早过三十五了。

“怎么？你看我看出什么味儿了？这么专注？”漂亮的剑眉微扬，染抹趣味。

“东方兄，小弟——不，小妹有一事搁在心里很久了……”

“与我有关么？”见她还真的点头，他微惊又喜地问道：“我倒不知你内心一直有我，这可真难得。你尽管问，直问无妨。”

“东方兄，你在朝堂十多年，今年到底几岁了？”话一问，在场的男人们顿时一怔。

男人们——义兄风一郎、怀宁、东方非身边的忠心护卫青衣，皆是面露微诧，唯有东方非眯起俊眸，问道：

“冬故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？”

她答得坦率：

“东方兄，你貌如宋玉，俊美不过三十，可你又不是甘罗拜相，我怎么算都觉得你过三十五了呢。”

窃喜的光芒窜过他的美瞳，他笑道：





“在你眼里，我相貌俊美？”这真是有趣了。原以为她无心的成分居多，没有想到她心里还挺在乎他的。

“朝中人人都这么说的，所以我想，东方兄应该是跟怀宁一样生得好看吧，东方兄，改天我可要跟你讨教讨教这驻颜术了。”

东方非冷冷瞪她一阵，不再接续这种无聊话题，冷声问道：

“青衣，现在几更了？”

“三更了。”青衣面不改色轻答。

凤眸眇眇，锁住那轻裘暖身的阮冬故，等待私订终身的誓盟。

阮冬故摸摸鼻子，咕哝：

“东方兄，你还有机会后悔……唔，好吧。”深吸口气，高举右手，对天起誓道：

“我，阮冬故，于圣康二年起誓，与东方非订下鸳盟，今生今世非他不嫁。若有朝一日，东方兄心倾他人，今日约定立作无效，两人各作嫁娶，互不相干。”声音清朗无惧，毫无任何扭捏试探之意。

东方非毫不在意她后半部异常的誓言，接着起誓道：

“东方非，与阮冬故虽无媒妁之言，但今日私订终身，从此姻缘相连，不得反悔。”一对男女，就此互订终身，看她还能怎么逃出他的掌心。

“等等！”负责见证的风一郎，开口：“首辅大人，你尚未辞官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东方非漫不经心地扬眉。

“你一日未辞官，一日不得远居它地，如今冬故已恢复女儿身，多留京师一刻就是多一分危险，如果大人年内都辞不了官……”

“你当本官是什么人物？连这点小小承诺都守不了吗？”

“大人一向一诺千金，草民绝不敢质疑。只是，感情的事很难说，也许就在明天，大人会遇见更大的挑战，到那时，请大人务必放冬故一马。”

换句话说，她这种预留后路的誓言，就是她这位好义兄教的。一名女子都能豪爽地许下这种不拖泥带水的誓约，他要是不依样照着做，未免太过小气。

哼，设个圈套逼他就范吗？他会怕吗？

他转向扮回女装的“未婚妻”，因为她在燕门关重伤未愈，丽容尚带丝苍白，但精神十足，还染抹点无辜娇态。

她摊摊手，爽朗笑道：“东方兄，这誓言我是真心许下的。将来你有中意的女子，千万别因我误你良缘。”

正因看穿她的真心，他才咬牙切齿，暗恼在心头。他轻撇嘴角，补上誓言道：

“我东方非，在此许下重誓，有朝一日，阮冬故有心仪之人，我绝不强留。不知这样的誓约，你的义兄可满意？”

“多谢大人成全。”凤一郎看看天色，提醒：“大人，天快亮了。”

天一亮，城门即开，一早趁着浓雾出城，才不会招来多余的危机。东方非向青衣比了个手势，后者立刻离开





前院。

“东方兄，后会有期了。”她抱拳笑道：

他剑眉微扬，语似轻佻，实则不满，道：

“你不问我何时辞官？”

她浅笑道：“东方兄，如今你是新皇的宠臣，不可能在短期内全身而退。我不给你压力，你随时都能改变誓言，真的。”

换句话说，有他没他，对她未来的生活影响并不大。他神色不变，但突地扣住她的皓腕，拉她到面前，凝视她道：

“一年之内，我必出现在你眼前。你此去应康城？”

“是，我会去应康找大哥。”

“很好。一年内，我会带着聘礼上门提亲，你等着了，冬故。”

“东方兄，在此之前，你得允我一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她正言厉色，道：

“如今你势力更甚以往，在你退出朝堂前，请不要再陷害忠良。”

“哈哈，冬故，你心里还是只有这种事吗？你以为朝中还有忠良吗？”他不置可否，接过青衣递上的黑木长盒，不递给她，反而交给风一郎。“养了半年的伤，竟然还未完全康复，你这义兄做得真窝囊。”东方非语气略带不悦：“你略懂医术，自然知道长盒里的药材该如何使用。”

风一郎点头接过。“多谢大人。”长盒里的药材必然

珍贵无比，他也不会耍骨气，因为冬故确实需要。”

东方非转过身，与她面对面，凝视她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把手伸出来。”

她明白他的意思，笑着与他击掌为盟。“天地为证，以此为誓。”他击掌道，随即又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，再晚些，怕赶不上城门初开。”

“大人说得是。冬故，走了。”风一郎轻声说道。

她点头，再看东方非一眼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东方兄，你能只手遮天，但毕竟伴君如伴虎，请多小心了。”

“这种官场手腕，谁还能比我更擅长？冬故，你也保重了。”他道，亲自目送义兄妹三人消失在皇城的夜色里。

过了半晌——

“大人……”青衣轻喊。

“嗯？”

“天快亮了，大人应该着衣入朝了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他心不在焉，依旧望着漆黑的远方。良久，他才负手转回厅内。

厅内的屏榻尚有她盖的暖被，他毫不介意地坐在上头，爱抚着被面，轻闻暖被上残留的香气。如果不是她义兄半夜找上门，他还打算欣赏她的睡姿到天亮呢。

这头小猛狮能平安归来，他是难以言喻的大悦啊。

“大人……这官真辞得了吗？”青衣忧心问道。

“青衣，你认为当今圣上如何？”

“皇上他即位仅一年，小人还无法看出他的作为。”





“哈哈，谁要你看作为了？我要你看的，是他的为人。”

“为人？”青衣迟疑答道：“皇上既然派京军上燕门关，应是个好皇帝吧？”

“好皇帝？一个不曾真正经历民间疾苦的男人，是不懂得把百姓当人看的。她以为换个皇帝，朝中恶势力一退，朝堂定有番作为，所以，本官不在朝堂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哈哈，她真是正直又单纯，不，应该说，这个小傻瓜宁愿往好处想去。”脸色微凝，冷声道：“这世上哪来的好皇帝？太平盛世不过假象，不出十年，朝堂定有乱象。”有他没他都没差别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争权夺利是常事。

但这种事，他不会跟她分析，免得她的心永远被这种无聊小事给占据。

即使是现在，在她心里，他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内阁首辅，而非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男人。

他，可是将此视为挑战啊！

思及此，强烈的兴奋感又控制他的身心，让他心跳加快，巴不得立即卸去官职，奔向有她的地方。

他要怎么做，才能让她爱上他，将他视为心头一块割舍不了的肉呢？

想到只有他才能玩弄她的感情，东方非不由得精神大好。

“哼，你的义兄设计这种誓言，为你留后路，怕你将来爱上其他男人。他忘了一点，冬故，你这性子要对一名男子爱逾性命，简直难如登天！”这世上有谁能被她看

中,这世上又有哪名男子会喜欢上这种以天下苍生为重的女子?

除了他,还有谁会愿意跟她耗着?能包容她这样的性子,能欣赏她高洁的品性?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唇,俊眸溢满异样的热光。真想将她拆骨入腹,尝她一身硬直的骨头味儿!

那是什么滋味呢?他迫不及待了!

阮冬故,阮冬故,你可知,此刻我满心满眼都是你,好想看看你一心一意爱上我的时候啊……







断指娘子  
★

金碧皇朝·圣康二年，春

“小兄弟！小兄弟！”

年轻俊俏的男孩回头一看，连忙上前扶住老妇人。

“婆婆，你来县府是有事吗？”他才正要进县府，就在大门口被叫住了。

“小兄弟，您是大老爷身边的亲随吧？”那老妇急切地问。

“是是，婆婆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？”大老爷身边的亲随不少，都是各司其职的跟班，虽然权力不大，但能帮的一定帮。

“您帮帮我吧。我儿子遭人打断腿，状纸递给刑部书吏后，再也没消息了。”

“婆婆，您是在哪天的放告日递状的？”

“上个月十六，到今天初二了。”

他闻言微讶。照说，县府受理状纸后，至少四日就有个结果，怎会拖到现在？

“婆婆，我去帮你问问。”是被人压下了，还是抽去状纸？回头去查查好了。

正要问婆婆的姓氏跟案件大概，这老妇人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吊钱塞给他。